



# 在人间



# 在人间

# 在 人 间

〔俄〕马克西姆·高尔基著

I 512.4 / 013.12 = 1

96.1.12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一月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责任编辑:梁东方

装帧设计:赵小明

## 高尔基名著系列

### 在人间

奇玉译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850×1168毫米 1/32 12.75印张 320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

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15000册 定价:简装11.80元 精装16.60元

ISBN 7-80611-217-0 I·188

## 编者说明

高尔基著作4种,合为3册,名之曰“高尔基名著系列”:《童年·我的大学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母亲》。

《童年》与《我的大学》合书一册,出于本书书脊厚度上的统一考虑,亦出于经济上的原因,这可能为阅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,谨致歉意。

编毕是书,诸多感叹,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成长史,高尔基那种从小培养起来的读书欲、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力,对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和家长实在太有启示了,不妨静下心来一读!

编者

一九九四年十月

高尔基名著系列

# ● 在人间



# 1

我来到人世间，在尼日尼城大街上  
一家“时兴鞋店”里当学徒。

我的老板是个矮子，体形又小又圆。  
他脸色黑红，皮肤很粗，牙齿呈绿色，眼睛为淡淡的污泥色。我看  
他像个瞎子。为了检验我的判断，我不停地做鬼脸。

他声音不大但很严厉地说：“别做怪样！”

原来这双污泥眼能看见我，这使我有点扫兴。我还是不相信  
这双眼睛能看见人。可能老板是猜出来我在做鬼脸吧？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要做怪样，”他训斥说，声音更低了，厚厚的  
嘴唇基本没动。

他低沉而干巴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：“别挠你的手，你现在是  
在城里大街上一流的商店里干事，你要记住！学徒应当站在店门  
口一动不动，就像一尊雕像。……”

我不知道什么叫雕像，我也不能不挠我的手，因为从我的手  
到胳膊肘到处都是红斑和烂疮，疥癣虫咬得我非常难受。

“你在家干什么活？”老板瞅着我的手问。

我刚开始讲，他就摇着长着灰头发的脑袋傲慢地说：

“捡破烂啊，还不如要饭的，还不如偷东西呢！”

于是，我有点得意地说：

“我也偷过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还偷过东西？”一听我的话，他就伸过两只手往一张斜面办公桌上——搥，就像一只猫伸出了两个爪子，吃惊地睁大他那双空虚的眼睛，盯着我的脸。

我便把偷东西的事情解释了一下。

“我们不计较这些小事。不过，你要是在我这里偷鞋或偷钱，我会把你送进监狱，一直关到你长大。……”

老板是平静地讲这些话的，却吓了我一跳，我更加不喜欢他了。

在这个鞋店里，除了老板外，还有我的表哥，亚克夫的萨沙<sup>①</sup>。另外还有一个大店员，是一个伶牙俐齿、很会招揽生意而两颊绯红的人。萨沙穿着一件退成棕色的小礼服，戴着衬胸，扎着领结，散着裤脚。他态度傲慢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我的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的时候，要求萨沙有事帮我。萨沙皱了皱眉头，大模大样地说：

“那他得听我的话！”

外祖父伸出一只手按了按我的头，硬要我低一下头。

“不管是年纪还是职位，他都比你大。你要听的他的话。”

萨沙瞪大眼睛教训我说：

“你要记住外公的话！”

由此从头一天起，他就开始利用这种高我一等的地位。

“卡什林，别瞪眼。”老板经常说他。

“老板，我没瞪眼，”萨沙低下头回答。

可是老板接着又说道：“你别拉长了脸，顾客们会把你当成一只公山羊<sup>②</sup>的……”

大店员毕恭毕敬地陪着笑脸，老板咧开难看的嘴巴。萨沙满脸发紫，溜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这类话，有许多词也听不懂。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外国话。

每一个女顾客进门，老板就把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摸着上髭，装出一副甜蜜的微笑。这种笑容弄得他脸上都是皱纹，可瞎眼的样子依然如故。大店员把两臂紧贴在腰际，挺直身子，两只手恭恭敬敬地悬在空中。萨沙紧张地不断眨眼，极力掩盖那双爆眼睛。我站在店门口，偷偷抓我的手，仔细看他们做生意的规矩。

大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去，给她试鞋，他的手指轻轻地张开来。他的手颤颤悠悠，小心翼翼地碰到那个女人的脚，好像生怕把那只脚碰断似的。其实那只脚很肥胖，好像一个倒放的歪脖子酒瓶。

有一次，一个太太不停地抖动她的脚，缩起身子说：

“哎呀，您弄得我好痒啊……”

“这是为了礼貌，太太！”大店员连忙解释。

看着他对女顾客那种肉麻样，实在可笑。为了不笑出声来，急忙扭过脸去看对着店门的玻璃。可是我又想观察他做生意的样子，大店员的那一套手法太让我开心了。同时，我又想：我到老也学不会这么有礼貌地张开我的手指，这么灵巧地给别人穿上鞋。

老板经常走出店堂，到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去，还把萨沙叫去，只留下大店员一个人与女顾客打交道。有一次，来了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女人，他摸过那女人的脚以后，把这只手的手指捏在一起，送到嘴边吻了一下。

“哎呀，您可真调皮！”那个女人叫道。

于是，他鼓起腮帮子，使劲发出亲吻的声音：

“啧啧！”

看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，生怕摔倒，我便去扶门把手，结果店门猛地一开，我一头撞在玻璃上，把玻璃碰掉了。大店员不住地对我跺脚，老板用他戴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脑袋，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。傍晚，我们同路回老板家去的时候，萨沙严厉地教训我说：

“你干出这种事来，人家会把你赶走的！哼，这有什么可笑的呢？”

他向我解释：要是大店员讨得太太们欢心，店里的生意就会兴隆些。

“就算这个太太不需要买鞋，可是为了看一眼这个讨人喜欢的店员，她也会来一趟，另外再买上一双鞋的。你就这么不懂事，简直为你操碎了心……”

这话真叫我生气：谁也没有为我操过心，尤其是他。

每天早晨，这个有病而又脾气暴躁的厨娘在叫醒萨沙前一个小时把我先叫醒。我得刷干净老板一家人以及大店员、萨沙的鞋和衣服，烧茶炊，给所有的炉子送去柴，洗干净装午饭用的饭盒。到了店里，我还得扫地，掸灰尘，准备茶水，给顾客送货，到老板家去取午饭。在这种时候，我的看门的任务就由萨沙担任，他认为这有损于他的面子，骂我说：

“笨蛋！叫人家替你干活……”

我感到这里沉闷、乏味。我过惯了独立、自由的生活，过惯了从早到晚在庫那维诺<sup>③</sup>的沙土铺成的街道上，在浑浊的奥卡河的岸上，在野外，在树林里的生活。这里没有外婆，没有伙伴，没有一个可以聊聊天的人。在这里，生活向我露出了它丑恶虚伪的内幕，让我气愤。

比如女顾客不买东西就走，这是经常有的情况。可是他们三个人都觉得受了气。老板立刻收起他甜蜜的微笑，下令说：

“卡什林，把货收起来！”

随后骂道：

“这头猪，闯到这儿来了！这个臭娘们准是在家里呆着无聊，就出来逛商店。你要是我的老婆，我早就给你点儿厉害看看了……”

他的老婆长得干瘦，黑眼睛，大鼻子，时不时对他跺脚、训斥，就像对待下人一样。

他们对熟悉的女顾客谦卑地鞠躬，说出种种讨好的话，可等她一走，就用各种脏话骂她，气得我直想追上那个女人，把他们数落她的话全部告诉她。

当然，在背后说坏话是人之常情。可他们几个人议论起别人非常可恶，好像有人认定他们是最优秀的，可以担任全世界的审判官。他们嫉妒很多人，从来不赞美任何人，对每个人都知道一点他们的短处。

有一回，一个女郎来到店里，她脸庞红润，剪水双瞳，身披丝绒斗篷，上镶黑皮毛领，她的脸在黑皮毛领的映衬下像一朵美丽的奇花。她脱下斗篷，萨沙接了过来，使她显得越发漂亮：优美的身材裹在蓝灰色的绸衣服里，耳朵上的钻石在闪光。她让我想起美丽的瓦西里莎<sup>④</sup>，我认为她肯定是省长太太。她受到分外恭敬的接待，低头哈腰，甜言蜜语，大气不敢出，他们对待她就像捧着一盆火似的。这三个人在店里东奔西跑，就像魔鬼，货架的玻璃上掠过他们的影子，好像四周的东西一齐着了火，正在熔化，立刻就要变成另一种样子，换成另外的形状。

很快，女人选中一双贵重的鞋，走了。

这时，老板吧哒了一下嘴，打了一个口哨，骂道：

“这只母狗……”

大店员也不屑地骂：“她不过是个女戏子！”

他们纷纷议论起这个女人的那些情人，议论她花天酒地的生活。

吃过午饭，老板照例到店后的一个小屋子去午睡。有一次我打开他的怀表，在里面滴上一点醋。他睡醒以后，手里拿着那块表，惊慌地说：

“真是怪事！怀表忽然冒汗了！怀表冒汗——从来没有这样的事！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？”

这使我很开心。

商店里的杂事很多，家里的工作也不少，可我仍感到烦闷、无聊，好像在昏睡。我常常自己在想：我该干件什么事，才能让他们把我赶走呢？

有些身上披着雪的行人从店前默默地闪过去，好像给什么人送葬，可是误了时间，拉在了送葬的人们后面了，于是急匆匆地去赶棺材。街上的马车摇晃着，吃力地轧过雪堆。商店的后面，教堂的钟楼每天传来凄凉的钟声，原来大斋到了。钟声像枕头打在人的头上，虽然不痛，却搞得人头脑麻木，耳朵发聋。

有一次，在店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，我刚拆开一只新收到的货箱，教堂的看守人来到我面前。这是个歪脖子的小老头（浑身软软的，像是用破布做成的，衣衫破烂，好像让狗撕破的一样。）

“上帝的人呀，给我偷一双套靴行吗？”他对我说。

我没有吱声。他在一只空箱子上坐下后，打了个哈欠，又在嘴上画个十字，再次说：

“你偷吧，啊？”

“不能偷东西！”我告诉他说。

“可是大家都偷。你应该尊重老人！”

他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，这使我很感兴趣，我感觉他确实相信我愿意为他偷东西，于是我答应从窗户的通风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靴。

“那就好，你不是骗人吧？嗯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不是骗我……”他平静地说。

他沉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用他的靴底揉着脏兮兮的湿雪，后来点上他那个陶土烟斗，忽然吓唬我说：

“可要是我骗你呢？我一拿到靴子，马上去找你的老板，还说是你卖给我的，价钱是半个卢布，那会怎么样？啊？那双套靴值两个卢布还多，可是你只卖了半个卢布！你把钱都买糖吃，啊？”

我一下愣住了，盯着他，好像他刚才讲的事已经发生过了。他不住地轻声说话，嘟嘟囔囔，瞧着自己的靴子，喷出淡蓝色的烟雾。

“假如这是你的老板指使我干的：你去摸一下那小子的底，看他是不是贼坯子？那会是怎么样呢？”

我生气地说：“我不给你套靴了！”

“你既然答应了，说话就得算数。”

他拉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到他面前，伸出一根凉手指，敲敲我的脑门儿，懒懒地说：

“你怎么能轻易地说：给，拿去吧？！”

“是你自己向我要的。”

“我想要的东西多着呢！我叫你去抢劫教堂，你去吗？难道生人是可以轻易相信的吗？哎，你这个小傻瓜……”

他把我推开，站起来。

“偷来的套靴我不会要的。我不是老爷，我压根儿不穿它。我只是和你开一个玩笑。……你这么老实巴交，等到了复活节，我让你到钟楼上去，你可以在那儿敲敲钟，看看这个城……”

“我熟悉这个城。”

“可从钟楼上往下看，这个城要好看一点。”

他把他的靴尘插进雪里，慢悠悠地朝教堂的拐角走过去。我看着他的后影，闷闷不乐，忐忑不安地想：这个小老头是真的开玩笑呢，还是老板悄悄派来试探我的？我都不敢进商店了。

萨沙突然进了院子，叫了一声：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我不由得无名火起，举起钳子对他抡了一下。

他和那个大店员经常偷老板的东西。他们经常把一双皮鞋或便鞋藏在炉子的烟囱里，在离开商店的时候把它塞在大衣的袖子里。这种事我不喜欢，还使我害怕，我还记得老板的威胁。

我问萨沙：“你偷东西？”

“不是我偷，是大店员偷，”他严厉地解释说：“我只是给他帮忙，他说：你帮帮我！我只能听他的话，要不他会难为我。咱们的老板！以前他自己做过店员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可你对谁也别提！”

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，学着大店员那样展开手指，整整自己的领结。他一味地对我摆出比我优越的架子和压我一头的权势，扯起嗓子对我叫喊。他每次叫我干活，总是把胳膊往前一伸，好像要把我推开似的。我比他身材高，力气大，可是骨瘦如柴。他却丰满，灵巧，光润。他身穿礼服，散着裤腿，看起来威严、庄重，可是总体看起来让人感到可笑、不舒服。他恨那个厨娘，厨娘也确实是个怪人，谁也搞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“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打架，”她瞪着她那烈火一般的黑眼睛说，“公鸡相斗也好，狗咬狗好，农民打架也好，我统统喜欢！”

要是院子里的公鸡或鸽子斗起来，她马上丢下手里的工作盯着窗外，把这场厮杀从头到尾看个清楚，脑袋里什么也不想，耳朵里什么也不听。每天傍晚，她对我同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两个小子在这儿闲呆着，还不如打个架好呢！”

可萨沙生气了：

“我可不是什么小子，我是个小店员了，傻婆娘！”

“嗨，我倒没看出来，在我看来，没娶媳妇的都是小子！”

“你这娘们儿，傻乎乎的……”

“魔鬼聪明，可上帝却不喜欢他。”

· 这句谚语惹得萨沙生气，他就讽刺她。可她毫不在乎，斜起眼睛说：

“哼，你这只蟑螂，上帝叫你错投了胎！”

他不止一次怂恿我趁厨娘熟睡的时候往她脸上涂鞋油或煤烟，在她枕头上扎上大头针，或者另外想主意捉弄她一下。可我怕那个厨娘，另外她睡得不沉，常常醒过来。醒来后，就点油灯，坐在床上，眼睛盯着墙角一个什么地方出神。有的时候她绕过大灶，走到我这儿来，把我叫醒，用沙哑的声音要求我说：

“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列克塞依卡，我心里有点怕，你跟我说话吧。”

我只好睡意朦胧的对她讲点事。她坐在那一声不吭，只是摇晃她的身子。我觉得她热乎乎的身子冒出蜡和神香的气味<sup>⑨</sup>，很快就会死。说不定她马上就会脸朝下，一头栽到地板上死掉。我心里害怕，说话的声音不由得响起来，可是她拦住我说：

“小声点儿，那些坏蛋醒过来，就会胡乱猜疑，把你当成我的  
饼头……”

她在我身旁坐着，老是保持同一种姿势：她弯下腰，把两个手掌插在两个膝盖中间，用她腿上的骨头把手掌夹紧，她的胸部是平的，根根肋骨透过粗麻布厚衬衫凸出来，像是一个干裂的木桶上的一道道铁箍。她往往沉默着坐上很久，随后突然低声说道：

“还不如死了好，免得心里老是这么忧愁……”

有时又像在问一个人：“

“我老活着不死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睡吧！”她没容我讲完就打断我的话，直起腰来说。刚说完这个灰色的女人就悄没声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里。

“巫婆！”萨沙在背后这样叫她。

我提议说：

“那你当面这样叫她！”

“你以为我不敢吗？”

他又马上皱起眉头说：

“不行，不能当面叫她，说不定她真是一个巫婆呢……”

厨娘对一切都不满意，爱发火，就连对我也是什么都不留面子，早晨一到六点就来揪我的腿，叫道：

“别睡了，去抱柴！烧茶！削土豆皮！……”

萨沙醒了，叫道：

“吵什么吵？我要告诉老板，你吵得人睡不成觉……”

她虽然骨瘦如柴，却在厨房里动个不停，行动迅速，同时对萨沙眨巴着她那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，说：

“呸，上帝叫你投错了胎！我要是你后妈，早就把你收拾了。”

“该死的！”萨沙骂道。他在去商店的路上鼓动我说：“应当想个办法让老板把她赶走才好。应当在没人注意时，偷偷往所有的菜里多加点盐，她炒出的菜都太咸，老板就会把她赶走。要不，放上点煤油也行，你怎么不干脆呢？”

“你怎么不干脆？”

他生气地哼了一下说：

“胆小鬼！”

厨娘当着我们的面死掉了。她正弯下腰去端一个茶炊，突然